

吴定玉写生画集

范树勋题

2008—2013

吴定玉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吴定玉 著

吴定玉 写生画集

范扬 题



2008—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定玉写生画集：2008—2013 / 吴定玉 著.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98-4640-8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水墨画—山水画—写生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5540号

吴定玉写生画集 （2008—2013）
Wu Dingyu Xiesheng Huaji

吴定玉 著

责任编辑：朱阜燕 刘 园
责任校对：司开江 林晓晓
责任印制：徐海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
传媒广场14F 邮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604(省内)
0551-63533607(省外)
编辑出版热线：0551-63533612
印 制：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16
印 张：20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398-4640-8
定 价：180.00元



吴定玉

笔名鸿飞，陋雨斋斋主。一九六二年七月生，安徽省芜湖市人，现居北京。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在安徽省黄山书画院学习中国山水画专业，二〇一〇年六月结业于中国美术家协会培训中心山水高研班，二〇一一年七月结业于中国国家画院山水高研班范扬工作室。

现为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山水画创作院全国分院管理部主任、专职画家、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画家、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市场报艺术顾问、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芜湖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安徽省芜湖市中山书画院（执行）院长等。

国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展览，作品多次获奖、被收藏。部分作品曾多次发表于《美术报》《中国书画报》《中国美术市场报》《中国国家画院师生优秀作品集》等多家报刊或画集。

曾出版《吴定玉山水画集》《吴定玉写生中国画专辑》《吴定玉写生山水画集》《盛世丹青——中国书画吴定玉山水作品集》等多本画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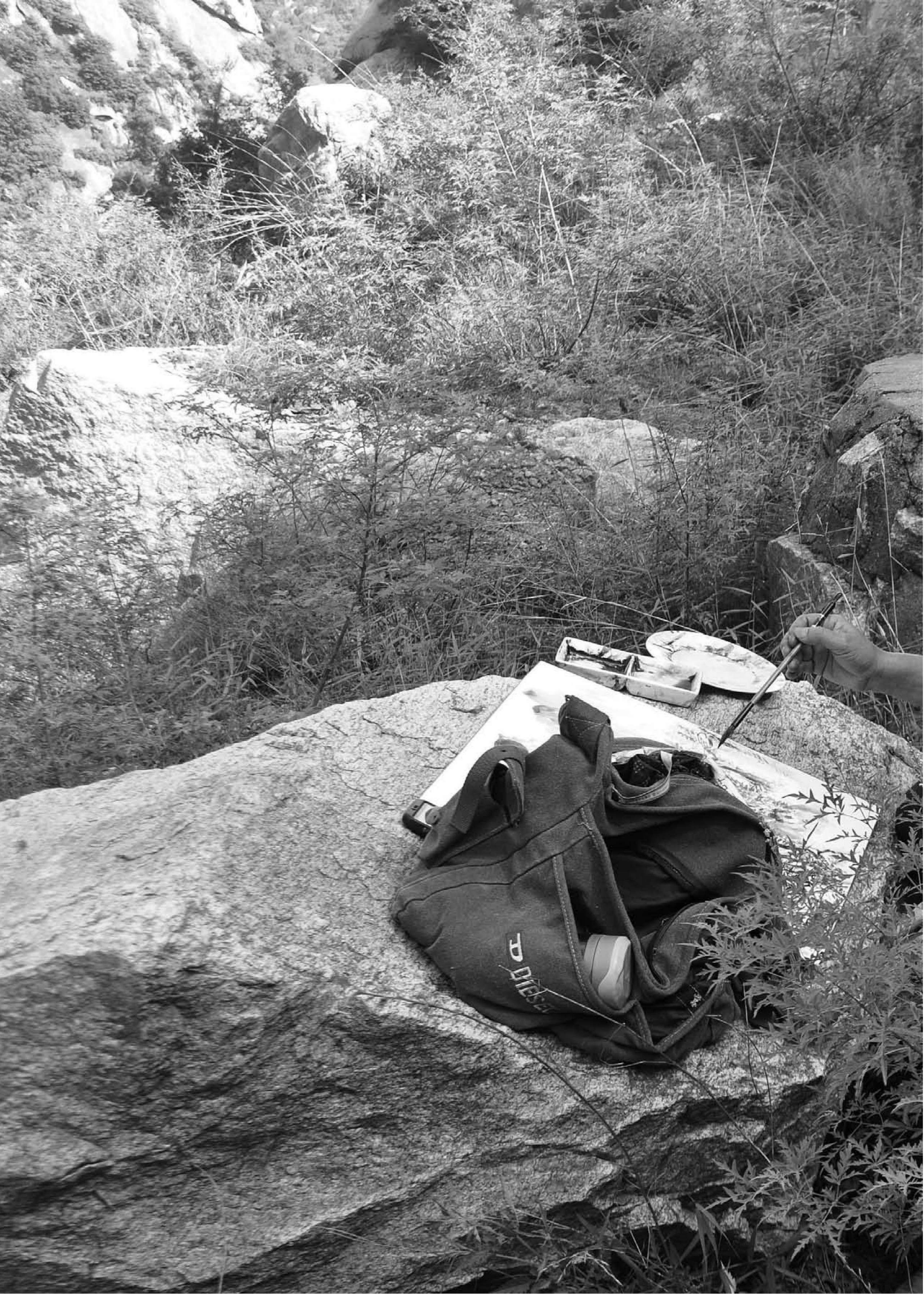
付梓之際。有我作序。
我欣欣然。
我應定玉。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念茲
在茲。編序漸進。到
得彼岸。修成正果。
皆大歡喜。我更歡喜。
是為序。

辛卯夏月范揚題

京城萬壽寺萬佛樓



古人云 教學相長。斯
言信哉。我與定玉相
聚。真誠。切磋琢磨。
研習工藝。又携手
往真山水間。披圖標
幽。披盡奇峰。作
賓境名景。現境寫生。
同學進步。我也進步。
各有所得。其樂也融。
定玉寫此一言之佳者
盡展成冊。以為小結。





目录

CONTENTS

温润明快

大朴不雕

——评吴定玉山水画

／
1

玉琢定成器

——记中国山水画家

／
3

从西河到北京

／
6

作品

／
10

学术活动

／
309

温润明快 大朴不雕

——评吴定玉山水画

王华超
文



2008年吴定玉和范扬老师在渔梁合影

对于吴定玉的山水画作品，绘画大师龙瑞先生曾送他两个字的评价：“温润”。范扬先生也有两字的嘉许：“明快”。

“温润”与“明快”，构成了吴定玉山水画最鲜明的艺术风格。

“温润”与“明快”体现的是大朴不雕的自然之美。“走近自然，融入自然，顺其自然，自然而然，而后上升到道法自然那样一种境界。”吴定玉的此番感受异常深刻。中国的绘画艺术一向专注于自然。写山写水，为自然山川造像，山水画作中常蕴含着画家放眼风物、寄托自我、况味人生的多层意味。无论古今，人们都认同一个道理，就是大自然与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在吴定玉眼中，“写生不是写那个纯粹的物象，也不是写那个纯粹的自我，是物我交融后激发出来的那个艺术境界，使每一笔形、每一块色都触碰到能激动与活跃起来的那个兴奋点；是一个带有天赋秉性的生命体，在大自然美的驱动下高度发挥、全然释放的过程。”

吴定玉自言：“创新是传统的母亲，没有过去的创新就没有今天的传统，传统不仅能传得下去，而且能统得起来。”吴定玉“温润”与“明快”的绘画风格亦从传统和创新中来。绘画创作是人类内在精神和深层心理的外化，是传播画家思想的手段。“艺术家要用独特的绘画语言传达出自己对人生、对宇宙的感悟。山水画的创新，应秉承‘精于传统、勇于创新’



吴定玉在个展现场全家合影

的宗旨。”因此，在吴定玉的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出创新的影子，而且还能充分感受到他厚重的传统绘画修养。

吴定玉“温润”与“明快”的绘画风格同时从气韵和变化中来。山水画最讲究气韵。画中的气韵，是由画家的生命意识散发出来的。如果没有生命意识的观照，那么画家画的山水必无气韵。“观摹一件作品，我们不应仅仅看作者在画面上画了什么，或写了什么，而应该透过表面看本质。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往往会向观者传递一些作品以外的信息。所以说，好的作品是作者与观者共同完成的。”此言可谓精辟。除了传递气韵，画家创作的永恒课题是变化——艺术手法的变化、笔墨技法的变化，以及立意构思、置阵布势、疏密聚散、枯湿浓淡的变化等。但这些变化不是刻意求新，而是画家厚积薄发的结果。画家虽然不是思想家，但也不能是没有思想的画家；画作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却不能是缺乏文学底蕴的画作。画中的每一笔都是用心灵、用心血去酝酿的。

为艺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吴定玉“温润”与“明快”的绘画风格，一如其为人。画学即人学，画品即人品。历代画家在推崇学养、技艺的同时，也特别推重人品。只有人品高尚，才能使作品脱去俗气、火气、匠气，达到温润明快、大朴不雕的境界。吴定玉自言：“山水画家只有远离功利、淡泊从容，心与大自然贴得近些，离这个喧嚣的社会远些，才能在艺术上将笔墨延伸到更远处。”

玉琢定成器

——记中国山水画家

艾国文

闻如是，一时有二书画苑诸丹青众，丹东仕族二十余人，于鸭绿江船艇中依栏而坐，茶盏之间，顺流而上，随睹高丽。

时，有持册者问曰：当何观画？对曰：赏画之本，先明准绳，如无准绳品之无益，亦无品处。当知画为心迹，心有沉浮宽狭，明暗清浊，张弛静躁，优者以蒙养为功以守清明之识，显于觉悟，劣者以发露为能以泄己欲之业，流转烦恼。心行之迹显于绢纸为书为画，心画同一，如知此理，画之优劣立判，品格自断。时，持册者示册问曰：实于此画论之。曰：观画者如品其人，人有二相，一者表相，二者内相，画亦如是，如近人有名家分内美外美者。然外相易识，内相不易识，唯饱学多闻方可正辨。故画之于目，首感其气，以定品性，次观表相，而明所缘。

此册为江南吴定玉所绘，画有“四贵”，品之可明。首感气息，现量有朴实之气行于笔墨物相之间，怀素抱朴，溯真庸和。次而观之，用笔用墨无故作之状，所行之笔发自于心，流于腕底，纯以感受为之，无时世描绘之流弊，亦无修饰之浮华，其用墨亦复如是。再观状物之态，源于生活，守于平常，无挑身弄姿故作新奇巧取眼目，树木山石不经粉饰，求于异果，亦如君子开



龙瑞先生给吴定玉两本画册上的每一幅画进行点评时合影



吴定玉与卢虞舜先生合影



吴定玉与霍春阳老师合影



吴定玉与师恩钊老师合影

怀坦荡，任由凭说，远离“奇技淫巧”四弊，纯以朴素为之，当为一贵。子语：“朴素，天下未能与之争美。”

问曰：此贵当为首要？曰：以气韵为要，如人品格，善者众于亲和，又如凶气歹意之人近至，违恐避之不疾，何反以其身着饰相品论焉！画之于目亦当如此，气息已恶，虽描以金银，应当远避，恐于伤眼矣。此亦“六法”中气韵为首之因。

细品定玉之作，以线取物，烘染为次，已守基业。线缘于笔，笔缘于心，用笔之迹为绘者性识之印，行之各各相异，无由摹仿，为善为真。笔为画本，亦是别于西洋之绳。荆浩《笔法记》中早有论述，笔在墨先，以此为重。笔之行处墨以生焉，如影随形，滴水成润。又有古论，泼墨者无关心迹，不入品鉴，泼彩者去之更甚矣。观“五四”之后，胜于当世，吾辈多以泼墨泼彩烘染或纹理之效为能，熟不知此等末技人皆可作，与自心之迹无关，本末倒置矣。定玉画中之山石土垒，林木草苇，行舟桥篱，人物屋宇旨以笔线塑之，并直表心感，不失画本，此其二贵。

定玉生于江南农乡，儿时玩耍于松柏峻石之间，担行于田园马头墙之际，日出即务，日落则读，岁深以积，熟知身边众物因缘如数家珍，又流作于诸业，劳以筋骨，苦以心智，现虽居于京都，仍心思神往青竹卧石之上，故多年仍痴走于大自然之间，囊中画笔游历而记。或记黄山、或记九华、或记白岳、或记天门、或记太白、或记雁荡、或记武夷、或记峨眉、或记青城、或记秦岭王顺、或记三清玉岭、或记苍岩、或记乐山、或记泰山、或记水乡朱家角、或记苏州园林、或记烟花扬州、或记京郊各地、或记随处农宅院落，以此而蓄山林清逸之气，旨师造化。又常学于院府，师诸名家，兼习古帖黄卷，以养心源。同道之间，常行谦恭，求教强处，虚心含纳。玉兄画中，树木川石、河池泉井、船桥屋篱皆自然而然，安住真写，毫无巧取，直溯本源，渐成己貌，无拼接庸腐程式，更无妄造，经营位置亦复如是。此依造化之功，亦为山林蒙养之果此第三可贵之处。

又问：我观当世写生者众，定玉别于何处？曰：写生之意各别，有意在素材，有意在习画，有参合己意而成创作，定玉偏于后者，写生创作容一，如前人容临摹创作为一，因其本无疆界。又长于山林，工于田园，所遇川林，如逢世亲，故其画中长存鲜活，生活之息浓郁。当世绘山水者多有长于都市，或平原田间，心中无山水之相，亦无林泉蒙养，为补空虚，于数日窜于山荫，执笔施记，名为写生，归而意撰号为己创，实为勉强。

绘事之功有二路，一者重承于前人而出，二者重于写生中出，承袭古人者易堕程式，脱于程式恐于笔墨之戏，皆入前人巢穴。古曰：“外师造化”，此为不移之法，古今众家重传统或造化已成就者皆不离此。现画者之中身入自然有浅有深，定玉兄当



吴定玉与美术理论家陈传席先生在国家画院合影

属深者，为重写生出者。故其所向定正，所行定远矣，为又一可贵之处。

有曰：吾观定玉之册面貌不扬，个性似不彰显。对曰：面貌不扬者乃朴素所致，如观其人谦逊中无盛气凌人之感，应为殊胜之处。个性者泊来之品，实以发泄已欲为能事，虽易引世人眼目，然于澄怀清逸尽失，离本渐远，故入下品。我域上品者乃尽脱个性，拂拭习气，无求面貌，澄怀无我，以修心觉悟为任。故国画非以画论，见于眼目而离于眼目，见性浅深而成画之别异，非所谓个性使然。

问曰：玉兄“四贵”尽知，缘由已详，尚待进者何处？曰：绘事首归路正，若有偏失，积习无益！足旅正轨，后须渐养，养则克果。若强于书写，附之节奏，并于整体关系之间合诸规律，自然玉琢定成其器，独成一家矣。我与玉兄相识多年，常携笔墨同入林泉，竹间茶酌，青灯手谈，聊其人格名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赏其画卷名为“如子已生王侯之家，虽未儿立已在群臣之上”！玉者亦然，虽琢之未竟，而已在众石之上矣！

时诸大众，闻说品鉴，心澄随喜，相携至岸，作礼而退。

壬辰正月十五（2012年2月6日）写于京西不染斋

从西河到北京

吴珩弋
文

一

古镇位于青弋江西岸，故称西河。

老街上，民居商肆鳞次栉比，青石路面曲折蜿蜒，河水从小镇身旁悄悄流过600多年。

1962年，父亲降生于此，又被匆匆抱走。

激增的人口与有限的粮食，使得那一代人在饥饿中长期挣扎。父亲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也许是这个嗷嗷待哺的新生儿，加深了长辈们的生存焦虑，无奈之下，只得交予别家抚养。

父亲在西河生活的时间虽短，西河却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有时会在西河对岸的沙滩上写生，黑瓦白墙，船只往来，悉数在速写本上生发开来；偶尔也会走进老街，用镜头记录古镇的斑驳街景和风土人情。

我不清楚他画了多少遍西河。

2009年，父亲参加“皖山徽水”系列组画创作活动，作品仍是以西河为主题，那时他已经画了很多地方。

我想，西河老街的古旧风貌与街头叫卖，一定常常进入他的梦乡吧！毕竟那是他感受到的最初的世界。

二

父亲有双大手。这是在刘家埠练就的。

离开西河之后，父亲便要面对务农的命运。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农人眼里并非田园诗。

播种、插秧、施肥、收割、贮藏，一轮春夏秋冬便倏忽而过，也不知在黄土与苍天之间俯仰了多少回。

一次他正插秧，小腿处忽觉疼痛，定睛一看，原来是三四只蚂蝗附在腿上吸血。笔者听说此事亦不寒而栗。

不过，父亲亦有苦中作乐的天赋。每逢过年，他会制刻板、印门神，让家里的老人在村里贩卖，每日满心欢喜地数钱。

他幼时热衷看小人书，描摹书中人物，这印门神的手艺想是从其间衍化而来。有这般浓厚兴趣，美术老师自然很喜欢，对他悉心指点，书画皆有进境。学校的墙报、黑板报都成了他早期创作的地方。

但是，这些在当时看来只是小插曲。养父认为，父亲应该成为一名庄稼

汉，或是继承他的衣钵，成为木匠。

父亲想要逃离。就像当牙医时的余华，或是当警察时的阿乙，他不想碌碌一生，而是要成为闲云野鹤般的艺术家。

鹤不同于鸡鸭鹅，这种鸟类若过上日产一蛋的生活，定是苦不堪言。

他想去参军，养父不允。恰逢小学招收代课教师，父亲重拾书本，匆忙准备一月，竟顺利过关。此后才慢慢告别田间地头。

作为小学教师的父亲，用第一个月工资去买了本《芥子园画谱》，时时临摹，算是摸到初学门径；渐渐当起了美术老师，教学相长，不亦乐乎。



吴定玉与赵卫、范扬老师合影



2011年秋吴定玉与范扬老师在十渡写生时合影

三

我出生后40天，全家搬至双摆渡。

这是青弋江东岸的一个乡村市集，父亲选了一处黄金地段，借了些砖瓦，开起了“鸿飞综合商店”。

他那时已有“鸿飞”的笔名，不知是因为喜爱苏东坡的诗句，还是对徐悲鸿的仰慕。

双摆渡是我的天堂，我尤其喜欢那里的夏天，可以嬉闹于野外，亦可浮游于水上。每到夜间，常有晚归者在河对岸呼叫渡船，有点《边城》的意境。

父亲自然也喜欢这个地方。那时他已培养了诸多爱好，口琴、二胡、钢琴之类的乐器皆可摆弄，闲时坐在门口拉一曲《二泉映月》，活脱脱一个文艺青年。

对于绘画的兴趣，父亲更是有增无减。他订阅了大量的期刊杂志，以窥探外面的艺术世界，同时也向本地的艺术家们问学求艺。

胡德旌老师是艺术系科班出身，他为父亲的热忱所感，鼓励父亲参加黄山书画院的函授班进行系统性学习。

1989年，父亲攒足80元报名费之后，便开始系统学习书画课程。

如此书信往来，边问边学，又是两三个寒暑。那一时期，张建中、郭公达、郑若泉、梁华中四位老师对他影响较大。

每次书画院组织写生，父亲则将平时积累的一箩筐问题背进山里，向老师们一一询问。据说，梁华中老师起初见父亲底子薄、问题多，颇有躲闪之意，后来见他至诚至性，倒也渐渐欣赏，授以艺道。

我家至今还保存着父亲与梁老师在迎客松前写生的合影，照片中父亲喜形于色，如获至宝。

结业时，黄山书画院举办了师生作品展，父亲的《珩弋风光》获优秀奖，他得意地跟我说：“进省博物馆的第一张画便是我的”。那